

读诗品酒知其人

——浅谈李商隐的涉酒诗

周先民

在饭桌上，酒为中国人之最爱，其怡情、养性、抒怀、解忧之功能非其他饮料所能及，所以有“无酒不成席”之说。在中国古典诗歌创作方面，说“无酒不成诗”或许言过其实，若云“诗中常有酒，诗酒难分家”则绝非无稽之谈。日本南山大学教授蔡毅先生用日文撰写了名为《君当怨醉人——中国的酒文化》（日本《中国文化百华》編集室，2006年11月）的专著，专门论述饮酒历史、饮酒方法以及酒与中国文化、与中国文人、与文学艺术的关系。著者特别强调酒激发文人想像力的作用，形象地比喻说酒为文学想像插上了翅膀，更能使文人、特别是诗人精骛八极，神游万仞，情泄千里。确实如此，酒能见性，酒中有人，在古典诗人那精致的酒杯里，往往装载着一个丰富的世界。其酒里浸淫着他们的人生百味，蕴含着浓郁的诗思诗情。尽管在唐诗研究中，有关李商隐的研究文章已经汗牛充栋，但李商隐的涉酒诗似乎还未引起重视，所以本文拟对李商隐的涉酒诗作些探讨。

在唐代诗人中，李白与杜甫的诗名双峰并峙，酒名亦差可比肩。李白一生豪迈，高呼“会须一饮三百杯”（《将进酒》），可谓豪饮。杜甫一生贫穷，哀叹“酒债寻常行处有”（《曲江二首（其二）》），可谓穷喝。据车延高统计，在李白今存的1050首诗中，写到酒的有170首，占了%16；在杜甫今存的1400首诗中，写到酒的有300首，占了%21强（车延高《醉眼看李白（之五）》，载《十月》2009年第5期）。李商隐的酒名虽不及两位大前辈，但也时常“轻斟玛瑙杯”（《小园独酌》），亦为好酒之人。我粗略统计了一下，在《李商隐诗歌集解》（刘学楷、余恕诚著，中华书局，1992年版，以下简称《集解》）所收的616首诗中，涉酒诗有87首，约占%14，蔚为大观。下面我们就来品尝李商隐诗中的酒。

一、“取适琴将酒”——怡情之酒

酒成为古代诗人的至爱，成为古典诗歌的常客，首先是因为酒能养性、怡情、助兴、忘忧，给人的身体带来快感，给人的心灵带来快乐。此中有真乐，何不常饮之？下面就让我们

从李商隐的《所居》开始，去品尝诗人的怡情之酒。

窗下寻书细，溪边坐石平。水风醒酒病，霜日曝衣轻。
鸡黍随人设，蒲鱼得地生。前贤无不谓，容易即遗名。

诗题为《所居》，其实是写所居之人——诗人自己的日常生活。前六句展开的是一幅闲适惬意的乡居生活图景。主人公于窗下细细读书，溪边悠悠赏景。水上吹来微风；恰可解酒；下霜天气，却有暖日当空，正可曝衣。鸡、黍、蒲、鱼，或“随人设”，为劳作所获；或“得地生”，为野生野长。第三句所言“酒病”，是醉酒之意。为何醉酒呢？显然此酒系怡情之酒，醉酒是因兴之所至而饮酒过量所致。所以“酒病”所传达的，不是困于醉酒之苦，而是随性自得之情。尾联借前贤之口说居此境中极易遁世忘名，暗示的正是此诗的主旨：有书可读，有景可玩，有酒可饮，名利之思，干我何事乎？

《所居》借前贤之口推出主旨，《秋日晚思》，则敞开胸扉，直言从酒中可获取安适：

桐槿日零落，雨余方寂寥。枕寒庄蝶去，窗冷胤萤销。
取适琴将酒，忘名牧与樵。平生有游旧，一一在烟霄。

首联写深秋树叶零落，晚雨更添寂寞。颔联写庄周所梦之蝶远去，人生理想不再，车胤所集之萤消失，眼前不见光亮，与己相伴的，惟有枕寒窗冷而已。不过以上这些对消极方面的渲染只是欲扬先抑的铺垫，目的是强调颈联：“取适琴将酒，忘名牧与樵。”出句的“将”是连词，与“和”同义。人生际遇尽管严酷，但只要有琴有酒，便足以调适心情，安心于现状，忘名于山野之中。《颜氏家训·名实》云：“上士忘名，中士立名，下士窃名。”对于琴酒在手、已然忘名的自己来说，那在仕途上各致青云（“在烟霄”）的同学诸友，又有什么值得艳羡呢？

在美景中畅饮美酒易醉，因为酒不醉人人自醉。请看《花下醉》这首七绝：

寻芳不觉醉流霞，倚树沉眠日已斜。客散酒醒深夜後，更持红烛赏残花。

首句所云“醉流霞”，有虚实两意：既是实叙醉于花下，亦为虚写陶醉于灿若流霞之花。因醉于酒，故有“倚树沉眠”之状，至“深夜”方才“酒醒”；又因醉于花，故有深夜秉

烛赏花之举。这深夜“酒醒”后的持烛赏花，正是“花下醉”的主眼所在。此诗历来被称为赏花绝句中的极品，决非虚誉。

赏花养眼易醉人，观舞听歌，养眼养耳更兼养心，自然更容易醉倒了，《县中恼饮席》写的正是这种醉态：

晚醉题诗赠物华，罢吟还醉忘归家。若无江氏五色笔，争奈河阳一县花。

此诗字面上亦为酒与花并举，不过这里的“物华”、“何阳一县花”，皆是比喻，指席上歌姬美貌如花。所以诗人的“晚醉”与上首异曲同工，亦有两意：既醉于酒，又醉于美女花容玉声，难怪他要题诗赠之以示好，并且醉而“忘归家”了。题中的“恼”，并非气恼，而是“戏恼”。

自然，饮春酒更可以助春兴了，《燕台四首·春》是诗人记录早年情事之诗，其中描写二人合欢场景时写道：

雄龙雌凤香何许，絮乱丝繁天亦迷。醉起微阳若初曙，映帘梦断闻残语。

两情相悦，又有美酒助兴，自然一刻千金，春宵苦短。待到“梦断”“醉起”，已是曙光初显的“微阳”“映帘”时分了。

二、“曾共山翁把酒时”——交游之酒

表现友情是唐诗的一大主题，当然也是李商隐诗的重要内容。交游离不开饮酒，因此我们在其诗里又喝到了许多心诚、情深、意切的交游之酒。《子初郊墅》以酒为媒介，表现了友人与人之间的心灵互动：

看山对酒君思我，听鼓离城我访君。腊雪已添墙下水，斋钟不散槛前云。

阴移竹柏浓还淡，歌杂渔樵断更闻。亦拟村南买烟舍，子孙相约事耕耘。

首联说“看山对酒君思我，听鼓离城我访君”。——子初看山饮酒之际想念我了，所以我听着晨鼓出城去见他。古时没有电话可以事前联络，所以首句所云出访缘由纯属诗人之想像，但此想像之词却非常真实地揭示出友人之间心灵相通的默契。试想，欣赏美景，品尝美酒，

怎么能不与知己共享呢？当此之际，我必思君，“君思我”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李商隐写了许多怀人诗，怀人本身就是友情的体现，因怀人而写诗，表达友情自然是题中之义。这类怀人诗，也常常散发出扑鼻的酒香。他的《怀求古翁》诗云：

何时粉署仙，傲兀逐戎旃。关塞由传箭，江湖莫系船。
欲收棋子醉，竟把钓车眠。谢朓真堪忆，多才不忌前。

颈联“欲收棋子醉，竟把钓车眠”尤其精彩。喝酒下棋，棋终收棋之际，不觉人已醉去。垂钓休闲，心无挂碍，竟手持钓具入眠。此“眠”，可看作普通睡眠，解作因醉而眠亦无不可。此二句当然是传达出求古翁神髓的妙句。还应该看到，下棋必有棋友，作者或许就是那位不可或缺的对弈者吧。所以说这个“醉”字，又传出了浓浓的友情。

李商隐还写了一些悼亡之诗，其中也不乏以酒言情的诗句。先看《九日》：

曾共山翁把酒时，霜天白菊绕阶墀。十年泉下无消息，九日樽前有所思。
不学汉臣栽苜蓿，空教楚客咏江蓠。郎君官贵施行马，东阁无因再得窥。

题中“九日”指九月九日重阳节。而根据“山翁”（令狐楚）卒年（837）与李商隐行踪考察，此诗应写于大中三年（849）。令狐楚慧眼识英，对李商隐有知遇之恩。故令狐公卒去十余年后，诗人仍难忘恩情，于把酒赏菊之重阳日，重访恩公之宅，“留诗于其厅”（孙光宪语，见《北梦琐言》卷七，转引自《集解》937页）。缅怀恩公，抚今追昔，首先奔涌于诗人心头的是那些把酒交欢的温馨日子：“曾共山翁把酒时”——把感恩、感激、感慨之情全都融进了酒里。此句所表达的深厚而又含蓄不尽的感情，堪与“却话巴山夜雨时”（《夜雨寄北》）相媲美。

如果说令狐楚是李商隐中举出仕前的最大恩人；那么其中进士后，当以受刑部侍郎萧瀚的知遇最深。萧瀚后来被外放为遂州刺史，再贬为遂州司马，不久病卒。其卒后，李商隐写了《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》以悼之，其中在缅怀与萧交往时云：“秋吟小山桂，春醉后堂萱。”说自己在其门下，曾有幸与其一起赏景吟诗，醉饮后堂。虽仅十个字，已足见两人相知之深，足见萧侍郎对自己的恩谊之重。

悼念崔戎的《安平公诗》也十分感人。诗中具体回顾恩公对自己的关爱往事时，特意提到了酒：“公时载酒领从事，踊跃鞍马来相过。”崔戎曾官至给事中、华州刺史、兖海观察使，死后被追赠为吏部尚书、封安平县公。试想，这样一个达官显贵，却带领部下，不辞鞍马劳

顿，带酒前来与出身寒门、毫无地位的年轻才俊畅饮畅叙，这该是怎样的赏识厚爱？斯人虽逝，斯恩长存，每念及此，“沦贱艰虞”如李商隐者，又怎能不“泪如黄河”！

三、“溲落生涯独酒知”——浇愁之酒

李白在《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》里留下的“举杯消愁愁更愁”的名句，千古流传。然综观李白一生行事心境，此句乃一时之诗语，并非其一世之常态。而李商隐《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》所写的“溲落生涯独酒知”之句，就不仅可谓精炼警策的诗语，而且颇与其以酒浇愁的生活常态相合。他曾在《复至裴明府所居》一诗中说：“除取松醪一斗酒，与君相伴酒烦襟”，明确表明他“除取”“斗酒”的目的，是消除“烦襟”，可见以酒浇愁是深深植根于其意识之中的。

那么，李商隐愁从何来？为何经常以酒浇愁？回答这些问题，欣赏这类诗篇，就必须从了解李商隐的人生遭际入手。李商隐出身于一介县令之家，幼年丧父，家境困窘，精神上很受压抑。另一方面，他志向远大，并且才华出众。一般说来，出身寒微而具有才华之人，对中举入仕、出人头地的渴望要倍于常人，李商隐当然更是如此，但他在仕途上却走得格外坎坷。他自大和四年（830）二十岁时初次应举，屡试不中，直到开成二年（837）方才进士及第。进士及第后，他未能通过翌年的吏部考试，开成四年（839）才算过关，当上了秘书省校书郎。秘书省校书郎掌管图书经籍，这对李商隐来说，也算发挥所长。然而事与愿违，他履新刚两个月，即被调任弘农县尉。官阶降了两级不说，管理治安、缉捕盗贼的工作也与其性情格格不入。后因“活狱”之事，得罪了上司，被迫辞职。会昌二年（842）春，李商隐再次参加吏部考试，幸运地以书判拔萃，入为秘书省正字。折腾一番，官阶却比三年前所任的校书郎还低一级。重回长安，实指望可以安定下来，可不幸却如影随形，不旋踵又至。这年冬天，李商隐母亲去世，他不得不按制辞官归乡守丧。守丧虽有三年之制，但一般也就是连头带尾跨三个年份，按常理，李商隐会昌四年冬丧期即满，可阴错阳差，直到会昌五年（845）春，李商隐仍未能复职，其内心的郁闷可想而知。下面这首《小园独酌》，即写于这一时期。

柳带谁能结，花房未肯开。空余双蝶舞，竟绝一人来。

半展龙须席，轻斟玛瑙杯。年年春不定，虚信岁前梅。

前四句写“小园”。首联写小园春迟：柳未抽条，花未开放，待春不至。颌联写小园空寂：唯见蝴蝶，不见游人，冷冷清清。后四句写“独酌”。颈联写自己“独酌”于空寂冷清的

小园之中。因为只有一人，所以“龙须席”“半展”足矣；因缺少饮酒情趣，所以“玛瑙杯”只是“轻斟”而已。既无明丽春色可供欣赏，又无一二知己可助谈兴，为何偏要“独酌”于孤寂冷清之小园呢？显然这不是怡情之酒，而是解忧之物。什么忧愁呢？尾联告诉了我们：“年年春不定，虚信岁前梅。”先春而发之梅，本应为报春之使者，然春天竟未能如期而至，又一次“虚信”，又是一年虚度。因春光迟迟不至所引发的，正是李商隐对仕途的期待又一次落空的失望。因此，我们从他那只“轻斟”的“玛瑙杯”里，读到了沉重的惆怅。

会昌五年十月，李商隐总算服阙入京，但仍是“青袍似草”，沉沦下僚，重官秘书省正字。眼看升迁无望，遂于大中元年（847）春应桂管观察使郑亚之邀，往桂州入其幕府任观察支使兼掌书记。桂州治所即桂林，山水如画，可李商隐似乎无心览胜，甚为思乡之情所苦。请看《北楼》：

春物岂相干，人生只强欢。花犹曾敛夕，酒竟不知寒。
异域东风湿，中华上象宽。此楼堪北望，轻命倚危栏。

花开时节，李商隐登楼本来是赏春的，可是登高北望，竟然生出了“春物岂相干，人生只强欢”的感慨。他痛苦地发现，自己那思乡的愁肠，并非明媚的春景所能排解。本来，在中原赏花时尚春寒料峭，饮酒本具御寒之功用。可是现在身处迥然不同的南国桂林，饮酒已失去了御寒之意，所以饮酒反而强化了对背井离乡身处异域之处境的体认，更加强化了对北方故乡亲人的思念之情，此正是李白所谓“举杯消愁愁更愁”的典型境地。而且这种思乡之情具有压倒一切的气势，以至于连生命本身都微不足道了：“此楼堪北望，轻命倚危栏。”诗的末两句所强调的不正是这种心情吗？

大中二年（848），随着郑亚再度从桂管被贬至循州，38岁的李商隐结束了桂管的幕府生活，回到京城。翌年（850）十月，李商隐应武宁节度使卢弘止之邀，前往卢弘止的徐州幕府任判官。卢弘止为人厚道，待李商隐不薄；判官之职，李商隐也干得得心应手。孰料翌年卢弘止竟突然病死，李商隐又失去了工作，无奈地从徐州于夏初返回京城家中。几乎就在李商隐归京的同时，他挚爱的妻子王氏因病不治，撒手人寰。李商隐本是多情善感之人，与妻子相敬如宾，情深意笃。他仕途多难，妻子之爱给了他心灵最大的慰藉。因此，妻子的突然病逝，对他心灵的重创是极其巨大的。王氏娘家在洛阳，李商隐随即护送王氏灵柩去洛阳安葬。《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》这首诗即写于洛阳。

露如微霰下前池，风过回塘万竹悲。浮世本来多聚散，红蕖何事亦离披？
悠扬归梦唯灯见，濩落生涯独酒知。岂到白头长只尔？嵩阳松雪有心期。

崇让宅即李商隐亡妻王氏娘家，七月二十九日，他应邀赴宴而重访这座旧宅。睹物思人，怎能不百感交集？诗以写景引起，中心仍是自叹身世。“露如微霰”是初秋深夜景象，“风过竹喧”，本是自然现象，可在诗人听来，恰似“万竹悲”鸣。竹声何悲？盖闻之者心悲也。浮世本多聚散，红蕖（荷花）亦自离披（凋零），以“何事（为何）”追究其因者，盖“红蕖”“离披”寓有悼亡之意也。与爱妻生死睽隔，能不悲乎？盼妻归而不得归，只能托付于恍惚之归梦，形影相吊，孤梦伴孤灯，故云“唯灯见”；生涯濩落潦倒，却再无知音分忧，只能借酒浇愁，故曰“独酒知”。这“濩落生涯独酒知”一句，高度凝练，深刻地传达出了作者对于仕途、对于爱情、对于人生的绝望之感！七句云：“岂到白头长只尔”，说余生岂能长此落拓下去，心境似有所振作，实则悲慨更深一层，因为其“心”所“期”待者，并非在人世的继续奋斗，而是欲逃避人世，隐逸于“嵩阳松雪”之中。

心爱的妻子死了，对长安也就少了一份眷念。大中五年（851）深秋，41岁的李商隐背负着痛失爱妻后的深哀巨痛，又一次背井离乡。他接受梓州刺史、剑南东川节度使柳仲郢的聘请，动身前往梓州（今四川省三台县）担任柳仲郢的掌书记一职。冬去春来，他写下了《江亭散席循柳路吟归官舍》这首诗：

春咏敢轻裁，衔辞入半杯。已遭江映柳，更被雪藏梅。
寡和真徒尔，殷忧动即来。从诗得何报，惟感二毛催。

根据诗题，可知吟于一次宴会结束后的返回官舍途中。首联明言是趁着酒兴赋诗咏春，“衔辞”句将其边饮边吟而又心绪迷茫的情景表现得惟妙惟肖。颔联写归途所见早春风景：新绿的柳枝在一江春水中搔首弄姿，枝头的梅花在薄薄的春雪中欲露又隐，正是典型的乍暖还寒时节。颈联转写心情，上句以唱和者少，突出其处境之寂寞，下句说“殷忧”动辄即来，强调其心境郁闷，并非美景所能缓解。尾联直抒牢愁：一生于诗用力最勤，可诗于我何用？——徒增伤感、加速衰老罢了。商隐一生官场失意，唯得意于诗坛，做诗成为他人生的重要支点和慰藉。可此诗把做诗也否定了，其心灰意冷的程度由此可知。赏景时饮酒本是赏心乐事，可是满腹的牢愁又一次让美酒变成了抒忧的媒介。

李商隐在梓州一直待到大中九年（855）。这年九月，柳仲郢被任命为吏部侍郎内调京城。

十一月，李商隐随柳仲郢启程返京。翌年初抵长安，赋闲在家。后柳仲郢兼任诸道盐铁转运使，遂举荐李商隐做了盐铁推官。大中十一年（857），他奉命出使江东，下面这首《风雨》，大约就写于滞留江东期间。

凄凉宝剑篇，羁泊欲穷年。黄叶仍风雨，青楼自管弦。
新知遭薄俗，旧好隔良缘。心断新丰酒，消愁斗几千？

题作《风雨》，其实是写由自然界风雨所引发的对自己风雨人生的回顾。唐人郭震有《古剑篇》，以古剑埋尘喻人才埋没。首句即以此喻自己怀才不遇。正因为怀才不遇，读《古剑篇》，才会倍感“凄凉”，才会发出“羁泊欲穷年”之叹。“羁泊”语带双关，既实指眼下羁旅漂泊在外，又喻指自己一生飘零。“穷年”亦有两意，既实指时令已近年末，又喻有一生将尽之意。颔联描写实景，“黄叶”句为所见，“青楼”句为所闻，当然亦喻有深意。一方面自己的人生如黄叶枯萎凋落，仍在遭受风吹雨打；可另一方面，自己风雨飘摇之人生却是少人关心少人问。青楼中管弦之声悠扬欢快，歌舞正酣。咫尺两重天，更增添了孤寂之感。颈联遂具体表现自己的孤寂：新朋友“遭薄俗”，处境维艰；老朋友“隔良缘”，音讯全无。自己奋斗一生，坎坷一生，眼下只落得孑然一身，在凄风苦雨中飘摇度日。何以解忧？唯有杜康，“溷落生涯独酒知”。饮酒俨然成了消愁度日的唯一法宝。尾联说：“心断新丰酒，消愁斗几千？”“心断”即念念不忘之意。王维《少年行》诗云：“新丰美酒斗十千”。白居易《对酒》诗云：“无如饮此消愁物，一饷愁消值万金。”白居易明确地说，“愁消值万金”，而李商隐的“消愁斗几千”，却用了不确定的问句——几千一斗的酒方能消我忧愁呢？昂贵的“新丰酒”未必就能解消我日积月累、郁积于胸的沉重忧愁。值得指出的是，李商隐在写下这首诗的第二年（858年），即告别了人世。也就是说，这首诗写于他人人生行将结束之际，我们从中解读出某些人生总结的信息，或许并非空穴来风。

以上本文试着依循李商隐人生的轨迹，品尝了他的浇愁之酒。不难看到，与他人生的挫折相同步，他的悲愁越来越浓重，他的酒也越喝越沉重了。我们也通过他诗中的浇愁之酒，更深刻具体地触摸到了诗人的人生之悲、心灵之痛、诗思之妙。

四、“薛王沉醉寿王醒”——咏史之酒及其他

上面所品尝的“适性之酒”、“交游之酒”、“浇愁之酒”，饮酒者皆为诗人自己，或者说其所表达的，主要是诗人自己的生活实况和思想感情。下面再分别品尝一下他的咏史之酒、写

人之酒、慕景之酒及咏物之酒。

先品咏史之酒。李商隐写了许多咏史诗，其中不乏揭露统治者醉生梦死、荒淫无耻之作。《龙池》一首尤为辛辣：

龙池赐酒敞云屏，羯鼓声高众乐停。夜半宴归宫漏永，薛王沉醉寿王醒。

此诗一二句叙唐玄宗赐宴。地点是“龙池”(代指兴庆宫,该宫中有龙池),宴会以“羯鼓”助兴。“羯鼓”即戎羯之鼓,尤为玄宗所爱。不言而喻,其最宠之杨贵妃当在座中。三四句写薛王、寿王宴后之状。“夜半宴归”之时,玄宗之弟“薛王沉醉”是很自然的,妙在玄宗之子“寿王醒”三字。父皇“赐酒”,饮至“夜半”,寿王何以不醉,反而清“醒”?何以夜不成寐而倍感“宫漏永”呢?原来,杨贵妃本为寿王之妻,玄宗之儿媳,后被玄宗横刀夺爱占为己有。宴会上直面这个乱伦的父亲、变节的妻子,寿王李瑁该有多少屈辱、愤懑郁积于心!在这种情形之下,与其说是饮酒,不如说是饮泪,那颗愤怒的心又怎么可能醉去呢?所以我以为,《龙池》一诗通过“薛王沉醉寿王醒”的对比,把深刻的历史批判融进了小小的酒杯里,是一首以酒咏史、小中见大的杰作。有人考证说,薛王李业、寿王李瑁并非同时,前者死时杨贵妃尚未入宫。很对,但这是写诗,并非著史,对此类细节固不必拘泥。诗中写“薛王沉醉”的目的,只是为了在对比中强调“寿王醒”;而强调了“寿王醒”,自然也就将玄宗的荒唐行径暗示了出来。

在以酒来突出人物性格方面,《少将》可谓典型:

族亚齐安陆,风高汉武威。烟波别墅醉,花月后门归。

青海闻传箭,天山报合围。一朝携剑起,上马即如飞。

南齐有“安陆”侯,汉代有武威将军,首联以这两个典故表示年轻的将领出身高贵,且有将军血统。颌联写其平时之姿。下半赞其战时之勇:闻风而动,雷厉风行,飞马扬剑,立功边疆。倘若仅限于此,勇则勇矣,仍缺乏“少将”特点。所以对刻画少将性格来说,颌联甚为传神:“烟波别墅醉,花月后门归。”年轻的将军风神俊朗,闲时游山玩水,寻花赏月,或纵酒醉于别墅,或任性从“后门归”营。这不正是“少将”才有的风流倜傥的行为吗?有了这种纵酒之“醉”,少将的性格特征就立体化地呈现了出来。

《归墅》一诗写景,将酒融入了秋色之中:

行李逾南极，旬时到旧乡。楚芝应遍紫，邓橘未全黄。
渠浊村春急，旗高社酒香。故山归梦喜，先入读书堂。

此诗大约为李商隐大中二年（848）秋自桂州返长安行至邓州一带时所作。中二联摹写途中所见景象。颔联以描写自然景色为主，暗中交待行程：“楚芝”即楚山之芝，“应遍紫”为推测之词，暗示尚未抵达商洛附近的楚山；“邓橘”指邓州之橘，“未全黄”为目睹之色，表明已经来到邓州。颈联描写人文景观：“渠浊”当为实景，或许刚下过一场秋雨吧，故渠水混浊。“村春急”则表现秋收时节，春民们舂米正忙。“旗高社酒香”，则云高高飘扬的酒旗下，村中酒家溢出阵阵酒香。“社酒”本为社祭之酒，但此处似并非特指，而是与“村春急”相应和，指村民自酿之酒。正是从这村野“酒香”中，我们感受到了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。

酒既能将浓郁的生活气息赋予景色，也能使咏物诗染上鲜活的人的生气。请看《赠柳》一诗：

章台从掩映，郢路更参差。见说风流极，来当婀娜时。
桥回行欲断，堤远意相随。忍放花如雪，青楼扑酒旗？

这是一首咏柳诗，故诗中句句咏“柳”，而字面上不见“柳”字。首联立足于宏观，“章台”是秦时建筑，在长安（今西安）；“郢路”指楚之都城“郢”（今湖北江陵）。两个典故让所咏之柳占据了广大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，气象无比阔大。颔联突出其形象特征，说柳风流之极，又正当婀娜之时，从而激发起读者对于柳树风情万种、妩媚万端的美好想象。颈联云小桥迂回处，柳树随之曲折，似不成行；长河堤上，柳枝绵绵相接，随着堤路延伸下去。“堤远意相随”的“意”字尤妙：字面上是说柳树似有意相随堤路，其实亦含有“杨柳依依”送别堤路行人之意。尾联犹如微观特写，镜头从柳枝移向柳絮。“忍”是人特有的心理活动。“青楼”指华美的建筑。其上挂有“酒旗”，自然是指豪华的酒楼了。二句说，怎么忍心让那盛开如雪的飞花，飞向那豪华的酒楼呢？由豪华的酒楼自可联想到饮酒寻欢之客，联想到陪酒陪笑之女。于是，我们从中不但感受到了人的生气，而且还读出了诗人的怜香惜玉之心。也就是说，李商隐在咏柳诗中别具匠心挂出的这面“酒旗”，鲜艳夺目，“旗”下见人，“酒”中寓情，从而大大增加了诗歌的张力。

本文开头曾统计说，李商隐约有87首诗写到了酒，限于篇幅，本文仅论及了其中的二十首。这么个比例，虽不能说仅是蜻蜓点水，但也只能算作浅尝辄止。我曾在《春天的忧郁——读李商隐的春天诗》（载《中国韵文学刊》2010年第1辑）一文里，分析了李商隐各个人生阶段写于春天的诗作，认为李商隐是一位忧郁的心灵诗人。本文在品尝李商隐诗中之酒时，虽然根据其抒情性质及内容分为四个部分，但毋庸置疑，第三部分所概括分析的“渡落生涯独酒知——浇愁之酒”，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。所以，李商隐的涉酒诗同样告诉我们，作者是一位“忧郁的心灵诗人”。除了浇愁之酒以外，李商隐诗篇中的怡情之酒、交游之酒、咏史、咏物、写人、写景等酒，同样精彩纷呈，令读者陶醉其中，乐而忘返。上文在分析李商隐春天诗的各种抒情手法后曾指出：李商隐是一位擅长借境抒情的忧郁的心灵诗人。这里我拟改动一个字，挪作本文的结论：李商隐亦是一位擅长借酒抒情的忧郁的心灵诗人。

2011年8月吉日改定